

宛如阿修罗

向田邦子

著

李佳星

译

外语教

✻ 向田邦子 作品



宛如阿修罗

〔日〕向田邦子 著 / 李佳星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京权图字：01-2016-5715

ASHURA NO GOTOKU by MUKODA Kuniko

Copyright © 1999 by MUKODA Kazu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1999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ublishing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MUKODA Kazuko,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宛如阿修罗 / (日) 向田邦子著 ; 李佳星译.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135-8271-1

I. ①宛… II. ①向…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2443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杨芳州
出版统筹	张颖
责任编辑	孙嘉琪
执行编辑	姜霖
装帧设计	马晓羽
插画设计	马晓羽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5
版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5-8271-1
定价	42.00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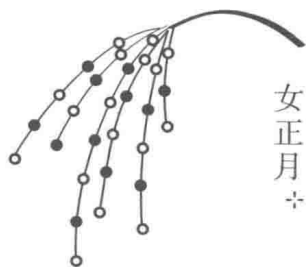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 282710001

（目 录）

女正月	001
三度豆	051
虞美人草	101
花战	151
里鬼门	203
碎裂	257
阿多福	307

女正月
÷



÷
即元月15日前后，因为准备年货以及接待亲戚都暂告一段落，家里一直忙碌的女性也终于可以休息一下，因而得名。

这天早上，泷子的心情，一如寒冬里冷峭的天空，满是萧索。

不过，对泷子来说，即便在平时，也少有一大早便心情大好的时候。她衣服土里土气，头发随便扎在脑后，脸上不施粉黛，还戴着眼镜——性格也和外貌一样阴郁，甚至谈笑时也不曾大声。

竹泽泷子，三十岁，单身，目前在区立图书馆做管理员。那图书馆已经破旧得连招牌上的字都看不清了，冷冷清清如同一位孤单的老处女般无人问津。

泷子每天总是第一个来上班，打开暖气后便一头扎进工作中。不过这天早上，泷子一反常态地没有立即工作，而是拿起阅览室的红色电话，拨通了姐姐卷子的电话。

“姐姐，是我，泷子。嗯，还好吧。嗯，嗯，我有件事想和你谈谈。”由于暖气的缘故，玻璃窗上凝了一层白色的水汽，泷子一边心不在焉地说着话，一边若有所思地用手指在上面写了一个“父”字。“我打电话是要跟你说正事的！”泷子说。

姐姐里见卷子今年四十一岁。与丈夫鹰男、十七岁的儿子宏男，还有十五岁的女儿洋子一家四口住在郊外的商业住宅区。卷子肤白貌美，性格温婉，和泷子截然不同。

妹妹打来电话时，卷子正在吃早饭，她嘴里一边嚼着食物一边和泷子说话：“哪儿的话，婚姻大事怎么就不是正事了。你都这个年龄了！”

“咲子吗？”卷子的丈夫鹰男看着报纸随口问道。“是泷子。”

卷子回了一句，转头继续对着话筒说，“我跟你说啊，女人一过三十岁，就会一天比一天不值钱，你该抓紧了！”

“不是说了嘛，我想说的不是这个事！”

“那是什么，你赶紧说嘛。”

“打个电话没必要吵架嘛。大清早的，干吗呢这是。”鹰男插了句嘴。

“喂喂！”

“我想四个人都在场时再说。”

“四个人，我们姐妹四个吗？怎么了？”卷子最后一句话不是对卷子说的。儿子宏男出发上学前跑进来冲卷子伸出手。

“昨天晚上不是说了吗！要买书啊。”

“什么书！”

“到底要我说多少遍啊！”宏男噘着嘴，飞快地说了一遍英文书的书名。

“妈妈的英语不太灵光，你告诉我日语书名。”

“啊，哥哥，这本书你之前不是买过吗……”洋子从旁插嘴。

“笨蛋，你说什么呢！之前是……”

“我不是说了吗！说日语书名！”

“这种事，前一天晚上就应该问清楚嘛！”鹰男皱着眉表达不满。卷子无奈放下电话，从小抽屉里拿出钱递给宏男。

“要把收据拿回来！出门前至少说句‘我走了！’啊！等等，洋子！你的裙子也太短了！”好容易把孩子们都送出门，卷子

回到饭桌前，拿起吃了一半的吐司面包：“真是没办法，一说叫他好好学习，他就说那你给我买书，连书都没有怎么学习……”

“喂！”

“咦？啊呀，洸子！”卷子跑过去拿起话筒，仍然是嘴里嚼着东西说道，“真是抱歉，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洸子一下子怒气涌到头顶，等待的这段时间，玻璃窗上的“父”字被她描了一遍又一遍，已经变得硕大无匹。

“卷子姐，就算是亲姐妹，你走开前至少也该跟我打声招呼，说句‘稍等一下’吧！”

“这不是已经跟你道过歉了嘛！”

“你连我刚才说什么都忘了！”

“正忙的时候你打电话过来……”

洸子打断姐姐的话：“今晚，大家在你那边会合，到时候再说！”

“喂喂？”

“大姐和洸子那里我会去联系。啊，我会先吃完晚饭再过去。”

“干吗在外面吃，要不我叫寿司外卖……”卷子还没说完，洸子便“啪嗒”挂上了电话。

“真是一点女孩子的可爱劲儿都没有！”卷子忿忿地盯着电话，叹了口气，“女人家还是不要在图书馆工作的好！”

“等有了男朋友自然就可爱了！”鹰男一边说，一边打着领带走向玄关。

“今晚还开会吗？”卷子追在丈夫身后问道。

鹰男坐在门槛上穿鞋，没有回答卷子的问话，反而问了句：“你说今天要去国立，是有什么事情吗？”

国立是卷子的娘家，父亲恒太郎和母亲阿藤老两口住在那里。

“妈妈的私房钱，存银行里快到期了，她当初填的是这里的地址。”

“填他们自己的地址不就行了，干吗填这儿？”

“妈妈担心爸爸知道以后会失去工作的动力，想让他再上几年班……”

“男的不管多大年纪都够辛苦的！”

“女人才辛苦呢！”

听到妻子的语气里隐隐带着讽刺，鹰男便不再接话，伸手推开门说：“替我向老爷子问好！”

“只向老爷子问好吗？”

“又不是‘桃太郎’，干吗非一个个都列举清楚！”

鹰男出门上班，卷子送走丈夫后，耸耸肩膀，露出了苦笑。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住着一对老爷爷和老奶奶。老爷爷上山去砍柴，老奶奶到河边洗衣服。”

走在车站前的大街上，卷子想起这个故事，不禁露出笑容。街边的树早已摇落满身的叶子，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一派萧瑟气象。好在天气风和日丽，从国立站到娘

家的二十分钟路程反而成了散步的良机。

卷子在兼卖杂货的小蔬菜店里买了一些大个的苹果作为礼品。苹果的品名是“富士”，恰好与母亲的名字发音相同¹。

“老奶奶在河边洗衣服时，上游飘下来一个大桃子，扑通！扑通！”

竹泽家住在国立城边的一座旧房子里，正门上挂着名牌，进去以后，有一扇木门通向小小的后院。穿过木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恒太郎那健硕的背影，他正修剪着院子里的树木，母亲阿藤则正在一旁往晾衣杆上晾衣服。见此情景，卷子想起刚才的“桃太郎”的故事，不禁笑出声来。

“这不是卷子吗？”

“你在笑什么？”

老两口转过头，惊讶地问着。

“因为……这不是‘老爷爷在院子里砍柴，老奶奶也在院子里洗衣服’吗！”

“这有什么好笑的？”

“就差再配上一个桃子了！”

“这时节哪儿来的桃子！”

“妈妈，正好有和你同名的苹果，所以就买了几个过来。”卷子笑着，从手提袋里拿出红通通的苹果展示着。

“啊，富士……”阿阿藤催促着女儿在门廊坐下，“哪有姑娘傻到回父母家还买这么贵的东西的！”

¹ 阿藤和富士的发音都为“fuji”。

“比我家那边便宜多了。”

“再说了，这么大的苹果，我们两个人也吃不完。”

“我帮你们吃。爸爸，过来吃苹果！”

“我就算了，差不多该出门了，今天要去公司上班。”

“还是每周上两天班？”

“周二和周四。”

“原来是火木人¹……”

正要回屋的时候，恒太郎看到晾到半干的衣服掉在了枯黄的草坪上，便走过去弯腰捡起，拍掉土重新晾上，再用夹子细心地固定好，才默默地回到屋里。恒太郎向来沉默寡言，今年六十八岁，虽已退休，但仍然每周两次去朋友的公司帮忙。虽然日子倒也悠闲自在，但似乎从来没有和老妻一起好好享受晚年生活的念头。他不苟言笑，亦从不高谈阔论，依然是一副严谨固执的一家之长的样子。

卷子的视线，从父亲的背影，转移到他刚拾起来晾好的衣服上，那是一件松紧带已经松垮的驼色大内裤。

“妈妈，那不是你的吗？”卷子问，看到母亲阿藤眼角露出害羞的笑容，“爸爸以前可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喂，晾的衣服掉地上了！”母女两人不约而同地模仿着恒太郎的口吻，笑了起来。

“爸爸也上年纪了。”

“甚至都知道关遮雨窗了！”

1 日语中周二为“火曜日”，周四为“木曜日”，故有此说。

“爸爸吗？”卷子惊讶地瞪圆了眼睛。几个女儿没出嫁的时候，恒太郎在家里可是连油瓶倒了都不扶一下的。

“大概也是因为觉得大限将至了。”阿藤感叹着。

卷子笑了起来：“他幡然悔悟当年让你吃了那么多苦，所以现在补偿一下。”

“生活窘迫啦，挨他几句骂啦，其实都算不上什么吃苦。”

“对女人来说，这可能也是一种幸福吧。”

母女两人突然沉默了下来。

“那……你们夫妻俩相处得还好吧？”

“眼下还不错。”卷子见话题转移到了自己身上，便赶忙从手提包里拿出存折，“妈，银行那边说，希望您继续存下去。”

“嗯。”

“啊，还有，泷子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没有啊……她出什么事了吗？”

“说有事情需要认真商量下，等四个人都聚齐了再说。”

“会是什么事呢？”

“跟她约好了今晚在我家集合，我寻思她有没有跟你说些什么……”

“她该不会是找到对象了吧？”

“她说不是这种事。另外，这个怎么办？”

“嗯。”阿藤应了声，目光转向存折时，恒太郎从隔壁房间走了过来。阿藤赶忙将存折压到腿下。

“喂，卖豆腐的过来了，需要买一些吗？”

“不是昨晚才吃过豆腐吗。”

“哦，对啊。”

恒太郎走开后，卷子“噗嗤”一声笑出声来：“爸爸现在居然连这个都上心起来了。”

阿藤带着温和的笑容点点头，把存折塞进和服腰带里，站起身来，走到正拿起大衣准备出门的恒太郎身前，为他整了整衣服。

“枹川”酒家的大堂里，三田村纲子正在插着花。

纲子今年四十五岁，是竹泽家四姐妹中的大姐。婚后育有一子，丈夫却早早地撒手人寰，只能靠做插花老师维持生计。儿子又因为工作远赴仙台，只剩下她独自一人住在东京下城区的一栋小屋里。

“老师，茶泡好了。”领班民子过来叫她，纲子只好停下手中的工作。

“我不是说过吗，不要叫我老师。”

“哎呀，插花老师也一样是老师啊。”

纲子轻轻点头，民子转身回屋。纲子看着刚完成的作品，想伸手调整一下花枝的布局，身后传来了酒店老板贞治的声音：“您辛苦了！”

纲子没有回头，只是郑重地冲前方回了一礼。

贞治假装欣赏着插好的花，飞快地悄声说了句：“明天，一点钟。”

纲子面无表情，仿佛什么都没听到，只是用几乎看不到的动作微微点了下头。贞治前脚离开，后脚民子便探进头来：“老师，有电话，你妹妹打来的。”

什么事呢，纲子心里想着，向账房走去。老板娘丰子正在记账，纲子冲她微微欠身打过招呼，小心翼翼地拿起话筒。

“喂，啊，是泷子啊……”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说，今晚想请大家在阿佐谷集合。”话筒里泷子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漫不经心。

纲子皱起眉头：“怎么突然这样，什么事情啊？”

“到时候再说。”

“我也有许多事情需要安排，你突然打电话过来说今晚就要见面，也太……”纲子正说着，冷不防丰子把一个信封递到她面前：“这个月的……”似乎是不想她占用电话太久，即便没有这个意思，这种做法也略有些不怀好意。

纲子点头道谢，接过信封，转头和泷子长话短说：“几点啊？告诉我时间。还有，咲子也会过去么？”

“她也会去，八点，别迟到了。”泷子淡淡地说完，话筒里传来了挂上电话的声音。纲子叹了口气，向盛气凌人的老板娘寒暄几句，便回身往玄关去了。

咲子今年二十五岁，是四姐妹中最小的，受尽姐姐们的宠爱，但是干什么都不灵光。自己租了公寓在外面住，平时在一家叫“小丑”的咖啡店当女招待。

这天晚上，泷子下班后便直奔“小丑”，找了一个僻静的包厢坐下。

“到底什么事情啊？”当着其他女招待和酒保的面，咲子只能趁递上菜单时，借机小声问道。

“等大家到齐了再说。”

“大家都挺忙的，你就别端着了，直接说吧。”

妹妹的抱怨似乎一点都没有进到泷子的耳朵里，她反而频频回头注意门口的动静。

“不管怎么说，你问都不问别人是否方便，就通知晚上八点集合，也太随意了！”

“谁叫你不告诉我住哪里，要不然早通知你了……”

“这不是因为我最近要搬家吗，告诉你地址也没什么用。”

“其实是怕我突然登门会不太方便吧？”

“你想哪儿去了！我住的地方又没电话，不是一早便跟你说过有事打这里的电话找我嘛！”

两个人向来一见面就拌嘴。咲子气鼓鼓地抗议道：“我要到九点才下班，你定的时间我赶不过去。”

“就说家里老人突然病了，请假提前走不就行了。”泷子全然不当回事地回答道。这时，店门突然开了，一个穿着皱巴巴的风衣，看起来有些缩头缩脑的男人走了进来。这人名叫胜又秀雄，在信用调查所上班，今年三十二岁，比泷子大两岁。

胜又径直走到泷子桌前，鞠躬打了个招呼。

“两杯咖啡。”泷子支开咲子。

等胜又畏畏缩缩地在对面坐定，泷子的视线转到他紧紧抱在怀里的牛皮纸信封上。

“拜托你的事情……”

胜又拍拍信封，点点头。泷子又做了个拍照的手势：“这个，也没问题吗？”

“嗯。大致上……”

“那就给我吧。”泷子伸出手，但胜又犹犹豫豫不肯递过来。泷子不悦地皱起了眉头：“该不会是没拍到吧？”

“那倒没有，拍是拍到了。可能有些不太清楚……”

“那就拿来看看……”泷子再次伸出手，胜又刚要把信封递给她，又缩了回去。他目光闪烁，似乎不太敢正视泷子：“你看了……不会生气吗？”胜又虽然畏畏缩缩，但目光里却似乎对泷子有些责备的意味。

“生气啊，”泷子毫不示弱，“当然生气！”

“……”

“但是又不能坐视不管。”泷子打开信封，翻看着里面的东西。胜又转头望向别处。

“多少钱，这一份要另外收费的吧？”

“不用，因为也没拍到全脸，这次就算了。”

这时咲子端来了咖啡，两人有些尴尬地沉默下来。

这个时候，里见家的客厅里，早早到来的纲子已经叫了外卖寿司。卷子正在沏茶，鹰男在她旁边坐在地板上看报纸。

“鹰男，你回家好早啊。”纲子说。卷子听了则只是耸耸肩：“只有今天，平时都是三更半夜才回来。”

“也不是天天都这样吧。”鹰男抗议。

“一听说大姐要来，就颠儿颠儿地跑回来了，估计是想跟着沾点光。”

“胡说！”鹰男冲妻子说了句，把供奉的镜饼¹放在报纸上。

“鹰男没有姐妹嘛，听说我们几个聚会想凑热闹也……”纲子正说着，看到鹰男举起了锤子，惊呼道：“哎呀，你干吗呢！今天已经是开镜的日子了吗？”

“其实，嘿！本来应该是11号吧。”鹰男一边说着，一边挥动锤子砸开镜饼。

“他就跟个长不大的孩子似的。”卷子苦笑。纲子也点头表示赞同：“男人都这样。我家那位在世的时候，也是有很多怪讲究，什么门松²不能只放一夜啦，新年期间不能碰针啦，各种各样……又不是世家大族，哪儿来那么多讲究。”

“他去世了，这些规矩反而令人怀念了，是不是？”

纲子笑笑，将话岔了开去：“这东西用油炸一下，撒些盐挺好吃的。”

“他日思夜想地就是吃这个呢！”

“要我帮忙么？”纲子欠身准备起来时，玄关的门铃响了。

1 镜饼（かがみもち），日本人在新年时供奉神灵的扁圆形年糕。一般在年前开始供奉，到一月中旬时，再用木槌砸碎后食用，叫做“开镜”（かがみびらき），象征春节结束，新的一年开始，具体“开镜”的时间因各地风俗而略有不同。

2 门松（かどまつ），新年装饰在门前的松枝。